

市民远程学习圈构建研究

谢晓珂 吴梦秋 王蕾

成都市社会治理与终身教育研究基地

摘要：21世纪计算机网络技术被引进国内并普及发展到今天，网络世界可视作更高一维度的现实世界。本文借鉴瑞典学习圈的市民学习方式，在深入研究网络 and 现实交互互渗、同促共长哲学特性的基础上，变单向的“教育”为双向的“学习管理”，结合实际，构建市民远程“学习圈”，灵活开展线上、线下学习活动，助力学习型城市建设。

关键词：市民教育；远程学习圈；构建研究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10.022

引言

终身教育，即全方位、全面的教育；也是贯穿人一生的教育，囊括了自出生开始到人生结束的所有教育。终身教育意味着终身学习的开始。^[1]近年来，我国一些教育者开始将目光转向终身学习。

根据202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及教育部发布的《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3]，显示：我国现有人口约为14.12亿人，各级各类学校52.93万所，专任教师1844.37万人。即，在理想环境下（每所学校、每位老师能满足学习者所有学习需求），平均每所学校需容纳2668人，每位老师需面对77名学习者，才能基本满足我国人民终身学习的需求。事实上，因学习者自身需求有所不同、专任教师任课范围有所不同、各级各类学校类别不同等无法达到理想状态。而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4]可知我国网民约为9.89亿人，因此，利用互联网平台引入瑞典学习圈解决教学资源问题等，让市民得以享受“开放教育”^[5]是有必要的。

一、学习圈概述

瑞典学习圈正式产生于1902年，由“学习圈之父”奥斯卡·乌尔森（Oscar Olsson）撰写了第一个学习圈内容，并发展了相关的观点、理论。他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每个人能进行自我教育，人群间的相互学习可以不断提升自我。他们不仅仅要相互交流自己从书本所汲取的知识，还应分享各自的经验、知识以及想法，进行思维的碰撞。奥斯卡强调了学习圈的四个领域：一是成本低廉；二是方式简单；三是人人平等；四是要发挥书籍和图书馆的中心作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人人可学。而后，在1990年代中期，瑞典的远程教育得到发展，致使学习圈的形式也发生变化：瑞典学习协会开始以聚会和协作作为核心提供远程学习圈。此

类学习圈打造了远程聚会，创造出灵活的学习条件，使参与者获得更为便捷的学习支持。

据统计，在瑞士每年约有30万个学习圈开展活动，参与人数近2百万。但由于每人可以参加数个不同的学习圈，因此实际参与人数约为80万左右^[5]。可以说，学习圈是目前瑞典成人学习最为常见的模式。而作为瑞典已故的前首相乌洛夫·帕尔梅（Olof Palma）也曾说过：瑞典是“学习圈式的民主制”。^[6]

二、市民远程学习圈构建

（一）引入远程学习圈的可行性

为了建立有效的市民终身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北京开放大学李继梅基于管理学“三圈理论”模型对市民终身学习支持服务进行研究。她的研究表明市民终身学习希望得到自主化、开放化的学习体验以及搭建一个适应需求的学习网络。^[9]这恰恰与瑞典学习圈中自主、开放等特征所吻合，因此在市民终身学习过程中引入学习圈的手段是可行的。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0]显示，到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51亿，可以说人们已经逐渐适应网络环境。同时，远程教育是一种适应性强，具备双向性、实时与时空性、交互性、可控性的教育形式。^[11]其中，交互性即是远程教育中各元素双方（如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等）进行的一种主动交流，这种交流越频繁、越主动，参与者的收获就越大。这与学习圈“依靠参与者之间的思维碰撞和交流作为基本要素”不谋而合。因此，利用远程教育构建远程学习圈是可行的。

（二）市民远程学习圈构建

1. 市民远程学习圈特点

市民远程学习圈作为远程教育与学习圈的一种结合

体,必然具备学习圈和远程教育的特点,即在学习过程中,具备合作性、自愿性、非正式性,在学习形式上具备双向性、实时性与时空性、交互性还有可控性的特点。

因此,瑞典大众成人教育领域负责人托瑞·波尔森在《远程学习圈(连载四)——学员在因特网上相聚》^[12]中提出构建远程学习圈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创造一个能使参与者形成的团队更加紧密交织的网络氛围,让所有参与者可以相互学习。

二是要创建一个让参与者便于操作且直观参与在线讨论的网络平台(这种平台对于目前网络技术是容易达成的,如微信、QQ、腾讯会议等即时性交流软件)。

三是要创设远程虚拟“咖啡馆”。每个线下学习圈都设有休息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参与者可以畅所欲言,拉近彼此关系,加强信任。在远程学习圈中,同样存在这种形式的交流,它被命名为“咖啡馆”,在“咖啡馆”中,你可以随意提出任何话题与其他参与者沟通交流,拓展思维。

四是要拥有一名时间灵活的圈长。他/她愿意晚上和周末都投入学习圈组织活动中,坚持每天至少上线一次,最好不止一次。同时,圈长作为学习圈的组织者,要灵活、多元化组织活动,每个参与者的学习背景不同、想法不一样,让他们畅所欲言是学习圈极为重要的。

2. 市民远程学习圈构建设想

(1) 打造市民开放交流平台

要构建市民远程学习圈,首先要就是要打造一个适合市民进行学习的远程平台。学习圈的一切学习活动都围绕着参与者们对某一领域学习内容的兴趣而开展,因此,这个远程学习平台要满足以下四个基本要求:一是要满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与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要满足市民的学习需求与学习兴趣,同时能根据市民的学习需求与学习兴趣进行分组,才能让市民个性化、自愿参与其中,体现学习圈自愿性的特点。三是要构建平等、便于操作且能直接参与在线讨论的平台,将参与者聚集在一起畅所欲言。四是设立“茶馆”(本文认为对于“咖啡馆”一词,“茶馆”更贴近市民生活),便于参与者提出话题进行开放性交流。以成都市为例,人们可以依托于成都市终身学习平台进行学习,但市民围绕话题或者兴趣进行交流时则需要利用腾讯会议、QQ或者微信等及时性交流软件,若两者可以整合,实现学习

平台与交流软件的融合,则能更好的为市民提供服务。

(2) 营造平等、开放、向上的学习氛围

学习状态下的非正式性,是市民远程学习圈的基本特征之一。什么是学习状态下的非正式性?即随和的氛围,没有压力,自由的学习方式。^[13]换句话说,就是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而圈长作为学习圈活动的组织者在学习氛围的营造和学习的引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瑞典大多学习圈圈长是因为对课题深感兴趣而担任圈长。然而,在实际的运行中,仅仅因为兴趣式不够的。作为学习圈的组织、运行和协调者,圈长必须对学习的课题有充足的知识 and 大量的参与以及拥有实际的技巧处理学习圈内部的挑战及问题。因而,对于圈长需要进行专门的培训以及需要拥有充足的时间。因此,利用现有社区教育学院相关资源对圈长进行不定期培训,包括组织能力、教学能力等,同时,引入相应政策进行支撑,打造一支学习圈圈长队伍,再由经培训过的圈长通过学习圈的形式扩充圈长队伍,从而打造多个拥有开放、平等、向上学习氛围的学习圈。

(3) 合理利用参与者所带来的资源

受“民众共修”理念影响,学习圈的参与者们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生活经验。参与者在参与学习圈的过程中,利用自身教育背景和生活经验所分享出来的观点、知识等能为学习圈带来丰富的资源。而学习圈也可以通过这些参与者来获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重要资源,例如师资、场所、设备、资金等资源。与此同时,学习圈还可以汲取参与者的智慧,产生新的创意、新的灵感,碰撞出新的思维火花,更好地为参与者打造终身学习的便捷平台。

(4) 灵活开展“线上”与“线下”活动

在工作和生活压力面前,市民很难有固定的时间去固定的地点参加学习圈的活动,而远程学习圈恰恰在这方面给市民提供了方面,学习圈参与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线上”与“线下”活动,克服时间与空间上的困难,充分将网络与现实资源相结合,全心全意投入学习的氛围中去。

(5) 着力探索远程学习圈及圈长评价机制

学习圈作为一种自发、长期的学习模式,为满足市民学习需求,提供科学的、高质量的、有意义的学习活动,应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例如,远程学习圈可采用过程性评价机制,对围绕某一主题的内容进行阶段性检测,为圈长下一步活动内容的筛选上以及活动组织类型

上提供参考。再例如,远程学习圈圈长可采用年度考核机制,对其在学习圈活动组织、开展等方面进行考核,对学习圈圈长不合格的可重新推选圈长或接受相关培训等。

三、思考与建议

(一) 政策支持

远程学习圈作为一种随时随地、人人都可参与的学习形式具有自发性、开放性等特点。社区学院或相关部门可用大数据对网络“学习圈”进行鉴别、分类、登记(为便于线下聚会、管理,在地里区位上以“社区网格”为宜,建议由网格负责人负责学习圈圈长注册、登记以及联络工作),并制定远程学习圈运行管理等相关制度,为规范远程学习圈的组织运行及加强管理,社区学院或其他相关部门可对远程“学习圈”建设做出规划,鼓励党团员领建网络“学习圈”,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活动,制定相关政策制度,加强学习圈的监督和管控,使“学习圈”有别于现有的QQ群、微信群,规范、有序地发展。

同时,为了规范远程学习圈的组织运行及加强管理,制定远程学习圈注册登记等相关制度是极为重要的。为便于线下聚会、管理,在地里区位上以“社区网格”为单位,社区学院或相关部门对已成立的市民远程学习圈登记、注册(建议由网格负责人开展相关工作)。

(二) 经费支撑

瑞典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成人教育委员会就开始对学习圈活动进行跟踪调查、评估,并给予一定的津贴补助用于学习圈活动开展。托瑞·玻尔森在《学习圈和公共财政资助的重要性》^[14]中提到了瑞典政府对于“民众共修”的资金支持超过30亿瑞典克朗,一半分配给150所民众高中,一半分给10个学习协会(即安排学习圈和各种文化活动)。因此,社区学院或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政府拨付、企业赞助、社会捐助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市民远程学习圈建设。

(三) 教育支撑

学习圈圈长在整个学习圈运行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社区学院可以对登记在册的学习圈圈长进行不定期的培训,加强其组织、协调等相关能力,进一步影响辐射到各个学习圈的运行,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为打造学习型城市尽一份力。

参考文献

[1] 吴遵民. 现代终身教育体系[M]. 上海: 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19: : 8-9.

[2]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EB/OL]. (2019-2-23) [2023-5-1]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

[3] 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EB/OL]. (2021-5-11) [2023-5-1]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2106/t20210628_1818824.html.

[4]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2-8-31) [2023-5-1] <http://www.cac.gov.cn/2021-02/03/c-1613923423079314.htm>

[5] 王海平、蒋亦璐, “开放教育”解析[J]. 职教论坛, 2021, (3): 105-112.

[6] 托瑞·玻尔森、高淑婷, 百年学习圈(连载二)——瑞典如何成为“学习圈式民主制”, 终身教育, 2011.1(9): 73-84

[7] [13] 托瑞·玻尔森、高淑婷, 学习圈的动态(连载三)——其核心是会议和交流观点, 终身教育, 2011.2(9): 85-93

[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8-31) [2023-5-1]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9] 李继梅, 基于“三圈理论”模型的市民终身学习支持服务现状研究[J], 中国成人教育, 2020.12: 3-9

[10]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2-8-31) [2023-5-1] <http://www.cnnic.cn/n4/2022/0916/c135-10595.html>.

[11] 张际平, 网络远程教育的主要特点分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4.6

[12] 托瑞·玻尔森、高淑婷, 远程学习圈(连载四)——学员在因特网上相聚[J], 2011.3(9): 82-92

[14] 托瑞·玻尔森、高淑婷, 学习圈和公共财政资助的重要性(连载五)[J], 2011.4(9): 81-91

基金项目: 2020年成都市社会治理与终身教育研究基地一般课题: 市民远程学习圈构建研究(2020JDZJ03)